对于中华儿女来说，春节显示出亲情强大的感召力，春节团圆带来的幸福陶醉了天地。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本版推出春节专版，以飨读者，并在此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拜年。　　——编者

团圆就是幸福

穆紫荆（德国）

从2021年11月初的某天新闻中得知国内多地已下了第一场大雪，包括上海。德国的纬度比北京上海都高，往年德国在进入11月时就会下第一场雪，而这时最后的玫瑰依然挂在枝头毫无凋谢的意思。

随着雪花的降临，我收到一些从国内转过来的老照片。很多都是从父亲留下来的照片或把照片翻拍翻印来的。有母亲穿着美丽的花旗袍背靠月亮门的，神态娇羞而幸福。也有我们和父母亲一起留影的。由于它们在盒子里被埋没已久，现在犹如一道亮丽的昔日时光再现，令人感叹不已。

有一张父母和我4个哥哥姐姐的合影照片，背后父亲用钢笔写了“1962年春节”几个字。我一看欣喜万分，因为我是在1962年11月出生，这张照片印证的其实就是那年春节父亲从福建回到上海和母亲团聚后才有了我。

我看照片上的母亲，万分喜气的样子，丈夫春节回家，高兴和安慰自是谁都能想到的。而我，因着照片后面的题字，便悄悄地也在照片里留影了。我藏在母亲的笑容里，藏在她的花棉袄下，藏在父亲的满面春风中。我就是这样冲着这温暖满足、团圆喜庆的时刻来了。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性格会是这样的吧？老是心满意足着，傻福傻乐着，过春节时人们也是这样的心情吧？那一年母亲36岁。

43岁的父亲在我出生后，得以从福建调回上海。由此更把我看成一个小乐子。此时的父亲事业有成，终于有闲情逸致来逗小乐子了。据说把我看得很严实，连出门下楼都轻易不许的。这也许就是我胆子很小的原因吧。到德国后我也是喜欢呆在家里，若非有事绝不会主动出门。

当孩子离家，老狗去世后，外子出差时家中就剩我一个人。我从中午开门出去拿了信后，就将大门关死并将钥匙插在门上。天一黑就上楼坐在床上看书追剧，然后一整夜听着房顶上的各种怪声心惊肉跳，睡不踏实。

大雪纷飞中，我看到有人玩雪，有人吃火锅，各种和雪有关的视频在手机里铺天盖地，而我却藉着这雪找回了比自己童年还要久远的印迹，找回了自己身上很多习惯和特征的来源，不由呆了半天。

那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凭着一张照片中所提供的情景，竟然也能让人穿越了时空。也许只有当飞雪弥漫、世界纯净成白色一片时，人才能得到如此纯真的一种感叹吧。

世事苍茫，人生苦短，当我们回望童年时，童年与我们相亲相依的双亲却已告别了人世，只留下我们自己与我们自己的孩子。想到自己都不曾问过一声父亲母亲对他们自己童年的追忆和依恋，深悔人有多么短视啊。好像只有自己是累着对付眼前的工作和家事，全然忘了父母和父母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也曾或将走过我们所走过的路。

然而知道了又能如何呢？人终究是只能走完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父母与我，我与孩子，彼此的相见与陪伴也终是只有短短的一段人生。

我还看见很多人都在微信里秀自己堆的雪人造型。雪是冰冷的，但是我们偏偏要将这冰冷捏成一个有模有样、有微笑有温情的样子，那是我们对人世间的希望和理想。

因为，我们希望这世界是温暖的充满了人情味的。事实上无论环境和遭遇如何，这个世界也终究是温暖的富有人情味的。

就像我眼中所见到的旧照片。父亲在给母亲或全家拍照时，一定是想留住眼下这温暖而又幸福的一刻。所以镜头里的人都穿戴上了最美丽的衣服，露出了最美丽的微笑。

对于一个家来说，团圆就是幸福。哪怕只是一个短暂的节假日，也是满满的幸福感。1962年的日子，从历史上来回顾的话，其吃穿用上的物质丰富程度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然而，在父母和所有孩子的全家福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满满的幸福。这就是春节——一个中国人盼望团圆的日子。盼到了，幸福也跟着到了。

这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幸福观——和物质无关的幸福观，也将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一念至此，我被这来自久远日子下绵延不断的对幸福的注释与厚重所打动。

自从来到德国后，我就再也没机会在中秋和春节时回国了。然而心中对团圆的憧憬却是从未消减过一分。以前是悄悄惦记着这一天要给父母打电话，后来变成了在微信群里给大家拜年。并且来自中国各地的节日慰问团也开始频频出现，凡是离柏林、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大城市近的海外侨胞都可以有机会亲临现场观看。随后CCTV全球爱华诗歌春晚的线上直播也落地欧洲。

可以说团圆不仅仅是一个小家的幸福，也更是一个国之大家的幸福。

一张老照片，带给我无尽的感叹。父母与亲人在这张照片中和还没有出生的我就已经紧紧地依靠在一起了，就像我和祖国注定依靠在一起，并且永远不分开。

朋友圈里年味儿浓

侯淑荷

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过年的话题越来越多，年味儿无处不在，尤其是朋友圈，简直快被浓浓的年味儿塞满。

一件红红的羊绒衫，是王奶奶晒出来的年味儿。王奶奶穿着喜气中国红的羊绒衫，在镜子前面满脸喜色地左照右照，前照后照，笑得合不拢嘴，久久舍不得脱下来。原来，衣服是孙女给她买的过年礼物，孙女第一年参加工作，快过年了，给疼爱她的奶奶买了一件暖心的羊绒衫。

看小孙女用稚嫩的小手写着春联，是邻居王叔晒出来的年味儿。过年将至，我们小区为了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举办了“笔墨凝书香，新年送万福”的公益活动。小区免费提供笔墨纸砚，邀请业主前来一展风采，还有专业书法老师现场指导。视频中，人们跃跃欲试：有的正挥毫泼墨；有的正低头沉思春联的内容。王叔的小孙女只有11岁，却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看着小姑娘娴熟地运笔，大家纷纷叫好。每位参与书写的人，写完的春联、福字等作品，都可带回家里使用。

满满一大箱子的土特产和笨猪肉，是同事小李晒出来的年味儿。这些东西是小李从父母家里带回来的，小李父母生活在附近的农村，有杀年猪的习俗，一进腊月，父母就把自家养的300多斤的肥猪杀了，猪肉一点也不外卖，分送给儿女和亲朋好友，剩下的等过年一大家人团聚，慢慢享用。小李说：“现在农村生活好，家家都过得很滋润。”

摄像头里，年迈的父母喜滋滋地抚摸儿子快递过来的一堆礼物，是王晓松晒出来的年味儿。王晓松事业有成，工作在外地，每到过年，无论咋忙，都会回老家陪年迈的父母过个团圆年。今年特殊，他响应国家号召：“疫情之下，就地过年”，但又担心父母节日孤单。于是，让家乡的亲属帮老人安装了摄像头，自己家也同样安装了一个，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隔屏陪伴老人了，虽远在异乡也少了些牵挂。

敬老院的门口，一些人正在从车上往屋里搬运着果蔬和礼品，是闺蜜东岩晒出来的年味儿。东岩是敬老院的院长，这是她带着志愿者们，给敬老院的老人送慰问品的画面。视频里，老人们试穿着志愿者送来的新衣服，与志愿者们一起唠着家常，包着饺子，喜气洋洋的脸上写满了幸福和满足。

有人说，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年味儿却越来越淡了。我想，年，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最隆重而盛大的节日，它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喜悦和期盼，年味儿永远都不会淡去，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变换了表达的方式。看着朋友圈里一张又一张的照片，一个又一个的小视频，像一朵又一朵跳跃的花儿，此起彼伏地盛开着，不知不觉，我已陶醉在这浓浓的年味儿里！

甜甜糖纸

梦　野

怀乡是我人生的一门必修课，打开珍藏的书本，我总会翻出糖纸，一张一张，列队似地摆在桌上。那淡朴的甜味，伴着我童年的鼻息，在夜色中温热地赶来。

童年仿佛是个糖的世界，天空中弥漫着甜甜的分子，花花绿绿的糖纸，像温暖的手，抚摸着稚嫩的脸庞，有种奋飞而美好的情缘。自制的玩具，有老掉牙的感觉。攒糖纸，却成了全村小娃们的时尚，快意中谁也不甘人后，有皴裂的小手捏着的，有打着补丁的衣兜装着的，有磨破的袖口塞着的……春节里，他们只要糖纸在身，不拘样态，一沓一沓的，就有种仪式感和满足之情。

我是全村的“糖纸大户”，谁也没有我藏得多，藏得全，藏得新。我先按厂家分类，当时名牌商标，有上海奶糖、冠生园、伟多利、老光明、三喜、义利、老虎、西区老大房……不论公私合营，还是地方国营，都露出工商业蓬勃的脸孔。我再按质地分类，将抢眼的玻璃纸火速拣出，少量的塑料纸放一边儿，剩下最多的就是普绵纸，我会按动植物的一些特点再分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类、昆虫、花草、树木……一类一类地摞在一起，齐齐整整地用橡皮筋套住。

村里人都惊羡我珍藏的糖纸，裹着那么多的学问和妙趣，可他们不知道我在“糖路”上的艰辛。糖纸最不费力得来的就是家人和亲戚给的，但要跃居“全村大户”，非得主动“出手”不可，而且还要坚持，心里头老觉得没有糖纸就会毛酥酥的。

我先聚焦的是全村的孩子，好话都跳出嘴巴，索要他们藏着的我心喜的糖纸。如果不给，我会耐着性子，用我多余的糖纸换取，再不行，就用我攒着的有点发硬的芝麻饼去哄，实在不行，我就亮出闪着光泽的壹分、贰分甚至伍分的硬币去打动他们。“奢侈”常令人心虚，更多的时候，我会游逛全村，在土路、土院、土灶上捡糖纸，每次都不是空手。我还在倒垃圾的土坡上搜捡，将似皱眉头的糖纸挑出，用清水“沐浴”，然后贴在玻璃上晾干、抚平、入库。

村里的孩子，对我很有情分。正月里，他们和我一样，跟着家人看望亲戚。回到村上时，有的主动给我糖纸，有时很大方，还给我稀奇的吃的，合起来没有几大口，但在那个年代挺诱人哇。我常到庙梁，那是大舅居住的村子。在表哥的带领下，我跑遍全村捡糖纸，脸蛋、手背、脚跟都皲裂了。我甚至怀疑，我曾经的关节痛也与那时的“疯跑”有关。难忘的是，因为一张“庆丰收”糖纸，我差点儿被人打了。我看得入迷，一股小风偷袭，捏在我手中的糖纸飞走了。那个小伙伴一下就急了，猛然抓住我的衣领：“你赔！”幸好表哥跑得快，把糖纸逮回了。表哥顺手掏出一本《喜盈门》小人书，急着说：“没有吧？你拿着。”小伙伴童真的眼睛瞬间睁大了许多：“这个糖纸给你吧！”他转身风也似地跑了。

我还和小伙伴跑至邻村捡拾，刘南洼、马家畔、卢家畔……我心上挂牵的是糖纸，眼前飞舞的是精美的糖纸，粗糙的手上捏的是甜甜的糖纸，一张一张的，一叠一叠的，我都爱不释手。现在想起来，藏在贴心的衣兜里的糖纸，让我心有余悸，因为夜晚我捡拾糖纸时，差点被大狗咬住，差点滑倒撞在树上。

赶集对我还是挺有诱惑的，供销社是人头攒动的地方，百货展示着春节的身姿，乡亲们买锅、扯布、打醋……这里的糖果时光，也是盛大的。我紧贴闪着红漆的玻璃柜台，心爱的滋味至今仍在，像怕烫着，咂咂嘴，伸伸舌，探探头。那种美味，能穿透冬夜，在甜腻中释放幸福。我还偶尔缠着哥哥进城，小城是个糖的天地，门市挨着门市，糖来糖去的，我肩头挂着绿色小包，装着买来的丰美的糖果和耐着性子捡来的形色各异的糖纸，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慰安。

像粒种子，我被沾雨的风吹出村庄，一直在向阳生长。我有幸结识一些糖友，在赠送中相互丰富，从交流中回味童趣。我已攒下两千多张糖纸，而今的糖果变得更加妙美，棉花糖、泡泡糖、棒棒糖……不论我身在哪里，不论怎么忙碌，我总不会忘记那段糖纸铭刻的岁月。一湾清水中的鸳鸯、花瓣中昂奋的工农兵、红旗下的为人民服务、高粱地上的人民公社好、机器隆隆声中的工业学大庆、鼓声中的改革开放、春雨里的包产到户……方寸糖纸间，历史以鲜活的面容，在这里对视和翻涌，滚烫的气浪拥着大地，人人都是奋进的模样。

烟火袅袅，剥开生活的糖纸，我知道，如今的祖国，都充满甜味。

迎春的灯笼

吴昌勇

故乡陕南，除夕夜的喜庆是由一盏盏通红的灯笼烘托出来的。辞旧迎新，在群山合围的小山村，次第点亮的万家灯火，如山花，如红叶，如星斗，如无数张洒满霞光的笑脸，让茫茫夜色红润通透起来。

天擦黑，随着挂在屋檐下的门灯一盏盏点亮，不大的村庄一下绚丽多彩，春意盎然。就连瑟瑟寒风都生出融融暖意，让夜的双颊变得桃粉，有了早春二月的气色。站在屋外，循着光亮望去，挂在屋檐下的一对灯笼，好似节气的藤蔓生出并蒂的花朵，又如乡村夜晚最深情的双眸，让农家小院有了另一番光彩和情致。

屋内的火塘亦是落地的灯盏，火光就是灯光，灯光亦是火光，跃动的火苗映照着一张张喜兴的面庞，也映照着一年一度的这个未央之夜。就连整间房子，都氤氲着淡淡的馨香，噼啪作响的炉火，舞动着春的鼓点，也让除夕夜在一方炉塘盛开出透红的花朵。大家围坐在一起，就着炉火，就着亲情，就着欢声笑语，静静地等待着一个崭新的开端。除夕夜，是团圆夜，更是灯火夜，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轮像炉火般灿烂的朝阳，正被旧岁轻轻托举起来，高过地平面，高过每个人的额头，高过屋顶上空，高过绵延群山，最终从正东方冉冉升起。

炉火的光亮透过门缝洒在屋外，暗红的鞭炮屑如一层薄薄的落花铺满院场，灯光和火光叠在一起，让夜晚的每一个角落都变得光亮。炉火烧裂的草木香，连同伴着灯影摇曳的烛火气，在山村夜色里暗香弥散。孩子们手提着灯笼，如枝头的鸟雀，在院子里叽叽喳喳个不停，笑声汇聚成欢乐的海洋。

除夕夜的孩子们，原本就是一盏盏欢乐的灯笼。冻得通红的小手，对灯笼的亲热劲儿，绝不亚于一粒粒糖果，或者一身合身熨帖的新衣服。和孩子们稚嫩的脸庞一起被照亮的，还有他们单纯的内心世界，以及从眼神中流露出的那份清澈。

烛光摇红，大小和形状各异的灯笼，是清一色的竹骨纸糊，多半是圆柱状的冬瓜灯，或者是鼓圆的大尺寸桔灯，也有巧手扎成的鱼灯和各色俏皮的花灯。

早在腊月初，他们就开始张罗这一盏看似寻常的灯笼。也就是从那时起，孩子们就开始想象着年的模样，想象着除夕夜如何挑起灯笼，照亮房前屋后的一草一木，照亮伙伴们天真无忧的年趣，照亮长辈和蔼可亲的笑脸。山村的每个孩子，都渴望属于自己的灯笼，就像新学年崭新的书包、课本和蜡笔一样，散逸着缕缕淡淡的清香。

扎灯笼，是老人们最擅长的手艺。一根酒盅粗细的竹子，一把锋利的竹篾刀，在他们手中三两下摆弄，就能从篾黄背面分离出面条宽窄薄厚的篾青。泛着幽幽竹香的篾青，在他们手中折弯，竖起，交错，支撑，互托，一个玲珑的灯架很快完工。找来一块泡桐木板，角尺规整划线，木锯齐边成形，牵钻抽拉打孔，一个稍大于灯身下口的简单灯座，既方正，也平整。末了，再将一段两尺有余的篾青对折，插入木孔，环形的手柄径直沿下口穿过，从上口提起，让灯身坐稳在灯座上。不大会儿工夫，一个看似简单的灯架，在老人的手中变戏法似地完工。

糊灯，浆糊打底，红纸贴面，好似为灯架穿上外衣。若是少了红纸，最简单的办法是用雪白的油光纸糊面，再找来过年点馍花的颜料，用筷子当画笔，在灯身作画，或大朵的牡丹，或丰登的五谷，或春归的燕子，或成双的蝴蝶……直到灯身五彩斑斓。

孩子们提着灯笼，在夜色中奔跑，星星点点的一抹亮光，如星斗洒满整个村庄，他们也以最乡土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忽闪在寒风中的烛光，温暖着孩子们红扑扑的笑颜，也温暖着祥和的除夕夜。

夜已经很深了，零星的礼花和鞭炮声，从这山传到那山，又从那山传回这山。灯笼里的蜡烛已经燃尽，孩子们陆陆续续回家，除夕夜的狂欢暂且告一段落。睡梦中，屋外的门灯在风中轻轻摇摆，一抹烛红从门缝里投射到床头，光影起起落落，明明暗暗，如母亲的双手，在轻轻拍打中他们渐渐进入甜美的梦乡。

梦中，他们看见一盏盏灯笼如山花挂满草木的枝头，明媚的春光里，鸟语啁啾，麦苗泛绿，溪流叮咚，山坡上偎绿依红的牛羊，如天空的云朵缓缓飘散……他们结伴在阳光下奔跑着，狂欢着，他们看见迎面而至的春天也同样奔跑着，狂欢着，花瓣状的脚印铺满山冈，他们看见每一缕春风都提着和灯笼一样的山花，装扮着屋舍、村庄和田园。